

歌德小说集

作者：歌德

出版社：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书号：ISBN 7-5039-2034-6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外国名著

出版时间：2005-2-3

字数：26万

内容提要：

本书以著名作家歌德的短篇小说为主，其中有不少值得一读的文章，可以让你在休闲之余体会读书的乐趣，让你了解更多的外国名著。

新帕里斯 ——一个男孩的奇遇

不久前，在圣灵降临节 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站在一面镜子前正忙着试穿夏天的新衣服，这些衣服是我亲爱的父母双亲专门为过节给我做的。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这套装束包括一双锃亮的皮鞋，那上面装饰着几颗大银扣子，一双精致的棉线长袜，几件黑斜纹布内衣，和一件绣着金色花纹的绿色厚呢外衣，与此相配套的金丝绒背心是用我父亲当新郎时穿的一件背心改的。我梦见我还理了头发，头发上撒了香粉，我觉得头上的一个个发卷就好像是长了许多小翅膀；我想把衣服穿上但总是穿不好，因为我老把衣服穿错了，另外每当我打算穿上第二件衣服时，第一件衣服就从身上滑落下来。正当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美男子朝着我走过来，他非常和蔼地跟我打招呼。

帕里斯：希腊神话中普里阿摩斯（Priamus）和赫卡柏（Hecaba）的次子。特洛亚王子。在珀琉斯和忒提斯的婚礼上，女神厄里斯暗中向前来祝贺的宾客们扔出一个金苹果，上面题有“送给最美丽的女神”字样，引起赫拉、雅典娜和阿佛罗狄忒三女神之间的争吵。宙斯让帕里斯评判。阿佛罗狄忒许诺给他世界上最美丽的妇人做他的妻子。于是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她，并在她的帮助下拐走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引起了特洛亚战争。在现代语中帕里斯一词转义为“美男子”、“花花公子”。 圣灵降临节：基督教宗教节日，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咳，我欢迎您！”我回答说，“在这里看见您我太高兴了。”“你认得我吗？”美男子微笑地问我。“怎么不认得，”我回答时也同样带着微笑，“您是墨丘利，我在画像上看到您的次数可多了。”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商业之神。“我正是墨丘利，”那美男子说，“众神派我来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使命。你看到这三个苹果了吗？”他把手伸过来，给我看三个苹果，三个苹果出奇地又大又好看，他的手几乎都抓不住

了，其中一个苹果是红颜色的，另一个是黄色的，还有一个是绿颜色的。人们看到它们肯定会把它们当成宝石，只不过是做成苹果的样子罢了。我正想把苹果接过来，他却又把手缩了回去，并且说：“你必须得首先知道，它们不是给你的。你得把这三个苹果交给这座城市里三个最英俊

的小伙子，然后他们三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运气寻找三位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妻子。现在把苹果拿去，把这件事办好！”他说着便把三个苹果放到我张开的双手上，我觉得它们显得更大了。我把苹果举到高处，对着灯光一看，这才发现三个苹果全是透明的。就在这一刹那，三

个苹果忽然往上伸长，变成三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姑娘，个子有普通的布娃娃那么大，她们穿

的衣服颜色跟原来苹果的颜色全完一样。三个姑娘顺着我的手指徐徐往上滑翔，我想抓住她们，哪怕能抓住一个也好，但这时她们却都已经飘走了，飘得又高又远，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十分惊诧地伫立在那里，犹如一尊岩石，一动不动，一双手还往高处伸着，两眼凝视着手指，好像还能从上面发现些什么似的。忽然我看到，在我手指尖上有一个极其可爱的小姑娘正在那上面来回跳着舞，她比飞走的那几个还要娇小玲珑，而且又俊俏又活泼；她没有像她们那样飞走，而是留了下来，她一会儿跳到这个手指尖上，一会儿又跳到那一个手指尖上，就这样翩翩起舞，我惊愣地看了她一段时间。由于我太喜欢她了，我相信我最终一定能够捉住她。我伸出手去，并且认为我的动作够敏捷了，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有人在我头上击了一下，我立即昏厥过去跌倒在地上，直到我该穿衣服去教堂的时候，我才从昏厥中清醒过来。在作礼拜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不断出现梦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画面，就是在外祖父母

家的餐桌旁吃中饭时也是如此。下午我想去拜访几个朋友，这不仅是为了让他们看看我的新衣服，我腋下还夹着一顶帽子，腰里挂着剑；而且也是因为我应该对他们进行回访。在家里我没有找到一个人，因为我听说他们到花园里去了，于是我就想到那里去找他们，好一起快快乐活地玩一晚上。我走的那条路把我引向一个城堡的回廊，于是我来到一个完全有理由叫做“危险墙”的地方，因为那里从来没有安全过。我慢慢地走着，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三个女神，不过我尤其想念的是那个娇艳动人的小姑娘，我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把手高高举起，希望又能看见她在我的手指尖上做着优美的平衡动作。我一边沉思一边往前走，这时我发现，我左手边的高墙上有一扇小门，我不记得我从前曾经看到过这扇门。这门看起来似乎不高，但是上端有一个尖顶门拱，所以连最高大的男人好像也能通过。拱门和门框均经过石匠和雕刻家的精雕细刻，不过格外吸引我注意的还是那扇门。那门是棕色的，由陈年老树的木料制成，上面嵌着一道道浮雕或镂刻的青铜版条，在青铜版条凸雕的树木上面还栖息着形态逼真的小鸟，看得我真是惊叹不已！然而我觉得最令人惊奇的怪事是在门上看不到钥匙孔、门把手和门环，由此我猜想这扇门只能从里边打开。我果然没有猜错，因为正当我朝着门跨近一步伸手想摸摸上面的装饰物时，那门便自动朝着里面打开了，并且出现一个男人，他的衣服有点儿长，也有点儿宽，还有点儿古怪。他的下巴密密麻麻地长满了令人生畏的胡子，因此很容易让我把他当成一个犹太人。他好像是猜透了我的想法，打着手势画了一个神圣的十字，用这种方法向我表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少爷，您怎么到这里来了？”他声音和蔼、和颜悦色地问。“我很欣赏镶嵌在这扇门上的装饰，”我回答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门，也可能在一些收藏家那里见过一两件，不过都是小件作品。”“我很高兴您喜欢这样的制作，”他接着回答说，“里面的门还要好看多了，如果您喜欢看就进来吧！”这样做我是有顾虑的。守门人这身奇异的打扮，如此偏僻的地方，另外，冥冥之中我总

感觉还有什么我说不清楚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这一切都使我心神不安。我借口想在外面多看一会儿，继续徘徊在门外，同时偷偷往花园里窥视，因为那花园通过敞开的小门正好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到，紧挨着门后面是一个布满树荫的大广场，古老的菩提树按照一定的距离规则有序地一棵一棵排列着，茂密的枝叶互相交错，把整个广场遮盖得严严实实，我想，要是许许多多的人在酷热的夏日都能到这树荫下乘凉就好了！我的脚不知不觉已经踏到门槛上，看门老人一再引诱我再继续往里面跨一步，而我也没有抵抗这种诱惑，因为过去我常听别人说，一个王子或者一个苏丹处于这种情况时绝对不会考虑个人安危，何况我还有一把宝剑挂在腰上，只要那老头儿流露出一丝敌意来，我不会一剑把他干掉吗！于是我从容不迫地走进来，看门老人随后把门关紧，门在关上时只发出极轻微的啾啾声，甚至我几乎都没有感觉到。看门老人带我观看里面的镶嵌工艺品，艺术性确实更高、更

漂亮，一边看他一边给我讲解，想以此证明他对我的一番特殊的好意，因此我完全下心来。接着，我被带到墙边的林荫处继续观赏，那墙呈环状，在墙边我看到一些令人惊奇的景物。一座座壁龛艺术地装饰着贝壳、珊瑚和矿石，壁龛中立着鱼尾人身的海神雕像，水流源源不断地从它们口中喷射出来，溅落在大理石的水池中。那中间则装有一个个鸟舍和围栏，围栏里小松鼠跳来跳去，豚鼠窜来窜去，此外还有许多各种各样人们平时喜欢的可爱的小动物。在我们往前走时，小鸟啾啾地对着我们歌唱，特别是那些多嘴的燕八哥，它们喋喋不休地施展着自己的才能，一只燕八哥总是在喊：帕里斯！帕里斯！另一只却叫着：纳尔齐斯！

纳尔齐斯！它们的发音如此清晰，就像从学堂里小男孩儿口中发出来的声音。当看门老人听到燕八哥叫这些名字时，他好像一直在认真地盯着我看，不过我假装没有觉察到这点，而且我确实也没功夫去注意他，因为我发现我们在绕圈子。这片林荫广场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圆形花园，中间还套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圆形花园，周围都用金栅栏围着。我们顺着墙根走，自然又转回到门口。

苏丹：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纳尔齐斯：希腊神话中一美少年，因与泉水中自身的影子相恋而憔悴至死，死后变成水仙花。 看门老人似乎有意让我出去，而我的眼睛却紧盯着那个金栅栏，它似乎位于这座神奇的

大花园正中间的部位。我们一路走过去又转回来时，我有足够的机会对它进行观察，尽管看门人总领着我贴墙走，使我与花园中间那块地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看门人朝门口走去时我向他鞠了一躬说：“您刚才对我如此厚爱，这使我敢于在与您分别之前再向您提出一个请求。那边有一大

圈金栅栏，把这座花园的中间部位围了起来，难道您不允许我到跟前仔细看看吗？”“我很乐意这样做！”那看门人回答说，“不过，您必须得遵守一些条件。”“是什么条件？”我急切地问。“您必须把您的帽子和宝剑留在这里，而且我陪着您走时您不可以松开我的手。”

“非常乐意！”我一边回答一边顺手把帽子和宝剑放到跟前的一条石头长凳上。看门老人立即用他的右手抓住我的左手，并紧紧地握住，他用力拽着我笔直地朝着金栅栏走去。到了金栅栏跟前，我的好奇心顿时变成了惊叹，这样的场景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无数根枪和戟竖立在一座高的大理石台基上，它们一根紧挨一根地排列着，兵器的上端通过一种奇特的装饰互相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圈。我透过它们之间的缝隙往里面张望，发现就在这些兵器后面有一个水渠，水渠两旁用大理石做堤，渠中的水缓缓地流淌，清澈见底，多得不计其数的小金鱼和银色铂鱼可以一目了然，它们时而慢，时而快地游来游去，一会儿单独行动，一会儿又成群结队。但是，我现在还想进一步看看那水渠对面的地方，想知道花园中央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让我十分失望，因为水渠对面也用同样的栅栏围住，而且围得十分巧妙，这边栅栏的空隙恰好被对面的枪和戟挡住，再加上其余的装饰物遮挡，所以不管往哪儿站都不能看到对面。另外，看门老人一直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总阻碍我，使我不能随意走动。自打我看到这一切后，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我鼓起勇气问那老人，是否也可以到那边去看看。“为什么不能呢？”看门老人回答说，“不过又有新的条件。”当我打听是哪些新条件时，他明确地表示我必须得换衣服。没有问题，我完全同意。看门人首先带我来到围墙处一间干净整洁的小厅里，小厅的四

壁挂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所有的服装看起来都具有东方色彩。我迅速地换好衣服，这时让我惊恐的是看门老人把我撒过香粉的头发使劲往上捋，然后把它们卷好，用一个发网套罩起来。我在一面大镜子中看到，我装扮出来的模样好漂亮哟，跟我原来那身星期日才穿的硬邦邦的好衣服相比，我更加喜欢这身打扮。我做了几个姿势，并且跳了几下，我曾经在一个大集市的舞台上看到舞蹈演员就是这样做的。我一边做动作一边照镜子，这时我意外地瞥见我身后有一个壁龛，在它的白色基石上悬挂着三根绿色的小细绳子，每一根都结在一起，只是

我在远处看不太清楚是怎样接的。我迅速地转过身来向看门老人询问那壁龛的事和绳子的事。他态度非常友好，立即取下一根给我看。那是一根绿色的丝绳，相当粗，丝绳的两端分别穿过一块绿皮子的两个孔连接在一起，这东西看起来像是一种起着预期不到的作用的工具。我觉得这东西可疑，于是我向那看门老人打听它的用途，他沉着而亲切地回答我说，这里的人乐于施信于人，这是为那些滥用信任的人准备的。他把丝绳又重新挂回原处，立即要求我跟着他走，这回他没有牵着我的手，因此我能够自由地走在他身旁。这时我最大的好奇心就是想知道，栅栏门和通过水渠的桥可能在哪里，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没有发现这类的门和桥。我们匆匆来到金栅栏旁边，现在我能细细地观察了。突然在一刹那间我的视力瞬间消失，旋即又恢复，因为枪、矛、钺、戟出乎意料地剧烈晃动起来，当这种奇异的晃动结束时，所有的枪互相横对着往下落，就像古代用长矛武装起来的两军对垒时准备互相攻击一样。这时我的眼前一片混乱，耳边叮当作响，让人简直不能忍受。当这些兵器全部倒下盖住水渠后，出现了一幅令人无限惊讶的景象：一座奇丽壮观的桥搭成了，可以说，你想象这桥有多壮丽就有多壮丽。现在放眼望去，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圃映入眼帘。花圃由互相交错的花坛组成，从整体上看就好似一个装饰得花花绿绿的迷宫。所有花坛的四周都种着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又低矮又浓密的绿色植物，花坛里面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每一个花坛都有不同的颜色，这些花同样长得又低又矮，有的就匍匐在地上，因此它们所构成的图案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我在金光灿灿的阳光下欣赏着这绚丽多彩的景致，并深深地被它吸引，只是我简直不知道我应该把脚置于何处，因为蜿蜒的路径都是由最纯净的蓝色沙子铺成，犹如在地上造起一个蓝色的天空，又犹如天空映照在水中。我跟在我的向导身旁，眼睛盯着地上，就这样走了一阵子，直到最后我才发现花圃中央长着一大圈柏树和白杨树之类的树木，这些树木最下面的枝杈仿佛是从地上冒出来的，正好挡住我的视线，使我无法看到对面的情况。我的向导这时没有再强迫我跟他一直走紧挨着的一条路，而是带领着我直接往中间插过去。当我们走进那一圈高大的树林中时，我感到多么惊异呀，因为我看到在我面前是一座精美的园中别墅，正对着我们的是它的圆柱式大厅，另外几面的外观和门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与这座建筑物的样式相比，更让我陶醉的还是从大厅里传出来的美妙动听的音乐。我觉得我听到的这乐声一会儿是琉特琴弹奏的，一会儿是竖琴，一会儿是齐特尔琴，一会儿是不知道什么乐器的弹拨声，反正与这三种乐器的声音都不相同。我们朝着一个门走去，看门老人只轻轻地一碰那门便打开了，一个姑娘走出来迎接我

们，她跟我梦中见到的那个在我手指上跳舞的俊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这真使我又惊又喜！她向我问候的方式就像我们是老熟人似的。她把我请进去，看门老人留在外面。我跟随她穿过一道装饰得非常美丽的拱顶短廊走入中心大厅，它那高大的圆顶极为壮观，一进门就把我的目光给吸引住了，令我惊叹不已。不过我的目光不可能总在那里流连，因为一幕更加诱人的演出又把我的目光给夺了过去。穹顶中央正下方的一张地毯上坐着三个女子，她们的位置成三角状；她们穿的衣服分别为三种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红的，另一个是黄的，第三个是绿的；她们坐的椅子是镀金的，而那下面的地毯简直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花坛。她们怀中抱着的三种乐器正是我在外面时已经能够辨别出的，由于我的到来打扰了她们，她们中断了弹奏。

“我们欢迎您的到来，”坐在中间的那个女子说，她的脸朝着门，穿红色衣服，手里抱着竖琴，“请您赶快坐下听我们演奏，如果您爱好音乐的话！”这时我才看到下面横放着一张小长凳子，上面摆着一个曼陀林，那个俊俏的小姑娘拿起

曼陀林坐下来，然后把我拉到她身旁坐下。现在我也把坐在我右边的第二个女子打量了一番，她穿着黄色衣服，手里拿着齐特尔琴。如果说那个演奏竖琴的女子体态标致，雍容大雅，仪态万方的话，那么这个弹奏齐特尔琴的女子则妩媚动人，活泼开朗。她是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而持竖琴的女子装饰着深褐色的头发。她们演奏的音乐调式各不相同，但音调和谐，娓娓动听。不过这不能妨碍我对第三位穿绿衣服的美人儿进行观察。她弹奏的琉特

琴动人心弦又风格独特，很合我的胃口。她似乎是最注意我的一个，而且她好像是在为我弹奏，只是我无法猜透她的意思，因为每次她弹奏的曲调发生变化时，她的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我觉得她一会儿含情脉脉，一会儿奇特古怪，一会儿坦诚直率，一会儿执拗倔强；而且，她时而好像是想打动我，时而又像是想取笑我。但是，随便她想装成什么样子，对我有什么意图，她都不能够博得我的欢心，因为我旁边这位小姑娘，我正与她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获得了我对她的全部好感。我现在已经清楚地认出那三个女子就是我在梦中见过的女气精，是由三种颜色的苹果变的，于是我明白了我没有缘由留住她们。如果我不是回想起那个俊俏的小姑娘在梦中曾经对我当头一击的话，我倒宁愿抓住她。直到现在她手拿着曼陀林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当那三位女主宰停止弹奏时便命令她表演几段轻快的曲子助兴。她充满激情地弹了几首舞曲，几乎刚一弹完，她便一跃而起，我也同样跳了起来。这时她一边

弹琴一边跳舞。她的表演把我给迷住了，我情不自禁地随着她的舞步陪着她翩翩起舞。我表演的是一种小芭蕾舞。那三个女子看来对我的表演很满意，因为我们刚一跳完，她们马上吩咐小姑娘在晚餐备好之前先拿一些解乏的好东西招待我。当时我的确忘记了除了这个乐园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存在。小姑娘立即带我回到刚才进来时经过的短廊。在短廊的一侧有两间布置舒适的房间，我

们来到她居住的那一间。她给我端来橙子、无花果、桃子和葡萄。我不仅享用着异邦的水果，而且连下个月才能上市的水果我也事先美美地品尝了一顿。另外还有大量的糖果甜点。她用一个磨得玲珑剔透的水晶高脚杯斟满了起着泡沫的葡萄酒，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喝了，因为我津津有味地食用了足够的水果，精神已经得到恢复。“现在咱们来做游戏吧！”她一边说一边把我领进另一间屋子。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圣诞节的集市，但是在圣诞节集市的货摊上人们可从来见不到这么贵重和精美的东西。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洋娃娃，有洋娃娃的衣服、洋娃娃的用具、厨房、起居室、商店，还有数不清的单个儿玩具。她领我观看一个又一个玻璃柜，因为这些精美的制作都保存在这些玻璃柜子里。不过她很快又把最初打开的几个柜子关好，并且说：“这些东西不合您的胃口，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您看这里，我们倒是可以找到各

种各样的建筑，有城墙、塔楼、房屋、宫殿、教堂，可以用它们组合成一个城市，但是我又

不感兴趣。咱们还是拿一些其它的东西吧，好让您和我都玩得尽兴。”她说完便取出几个箱子，我看到里面堆叠着一层又一层的小军队，我必须得承认，我从

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玩意儿。她不允我再花时间一个个仔细看看，便拿起一个箱子夹到胳膊底下抱着，我把另一个箱子也提起来。“咱们到金桥上去吧！”她说，“在那儿玩打仗的游戏最好了。那里有枪，能立刻给我

们指出方向，我们一看就知道该怎样安排部队摆好战局。”于是我们来到颤颤悠悠的金桥上，当我跪下去设置我的战线时，我听到下面的水在潺潺

流动，鱼儿戏水发出劈啪的响声。现在我看到，我的部队是清一色的骑兵。她自我炫耀地说，她有阿玛宗人的女王作她女战士的统帅，而我得到的是阿基利和一支魁梧骠悍的希腊骑兵。双方军队面对面摆好阵势，这场面再好不过了。我的骑兵可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扁扁的铝制品。我的骑兵和马都是立体的，圆鼓鼓的很丰满，而且手工极精细，个个栩栩如生。让人几乎不可理解的是它们完全靠自己的脚站立，脚下没有底板支撑着，也不知他们是怎样保持平衡的。

阿玛宗人：希腊神话中尚武善战的妇女族。阿基利：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全身刀枪不入。我们现在都非常自鸣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军队，这时她向我宣布开始战斗。我们在自己的

箱子里也找到了炮弹，它们实际上是一盒盒磨得光光的玛瑙球。我们应该使用这些玛瑙球在

规定的距离内互相交战，有一条是特别强调的：投弹时不能过分用力，只允许把士兵打翻，不可以把它们打坏了。现在双方之间互相发起了一连串的攻击，开始的一段交战看来使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不过当我的对手发现我比她投得更准确，并且根据谁余下的站立者多谁就获胜的规定我有可能取得这场战斗的最后胜利时，她违反规则向前移动了位置。因此虽然她柔弱力单，却仍然取得了理想的战果，一下子把我的许多精兵强将打翻在地上。我越抗议她越投得起劲。终于我被她这种作法激怒，我声明，我也要移动地方。于是我不仅果真向前移动几步，而且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对她的女战士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没过多久她的部队被我打得溃不成军，她的那些半人半马的女怪物不少被砸得四分五裂。我的女对手正处于兴奋之中，没有马上发现这种惨状。但是突然我愣住了，犹如一尊岩石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惊诧地看到，被我打碎的那些兵马自己又拼合起来，阿玛宗女战士和坐骑不但完好如初地合成一个整体，而且还都变活了，她们飞马驰驱穿过金桥进入到菩提树林中，经过一阵来回奔窜最后朝高墙冲去，也不知怎么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那位漂亮的对手终于发现了，她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高喊着说，我使她遭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实际上的损失比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大得多。不过被激怒了的我此刻气头还没有消，所以越能伤害她我越拍手称快，于是我再接再厉，从我剩余的玛瑙球中又拿起几颗，并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她的军队里扔。太不幸了，我击中了她的女王，直到目前为止按照这类游戏的规则女王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不在打击之列。不但女王被打碎了，她身旁的几个女副官也被我击碎。但是她们很快又恢复了原形，吓得仓惶逃跑，与前面发生的情况一样，她们非常可笑地在菩提树林中窜来窜去，最后冲向高墙消失了。我的女对手见状出言不逊骂不绝口。我呢，弯下腰来正准备把在金桥上滚来滚去的几颗

玛瑙球拾起来。我仍然怒气冲冲，只想把她的整个部队打得全军覆灭，片甲不留。她也不甘示弱，冷不防向我扑了过来，给了我一记耳光。顿时我的脑袋里嗡嗡地响起来。我过去总听人说，被一个姑娘打了耳光理应该还给她一个不客气的吻。于是我猛地抓住她的耳朵，一连吻了她好几下。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这使我非常惊恐，我放她走了，这真是我的运气，因为就在这一刹那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会遭到什么横祸呢。我感觉脚下的桥已开始震动，并发出叮零当啷的响声，我很快发觉那栅栏也重新动了起来。只是我既没时间考虑怎样逃跑，也由于双脚站不稳而无法逃跑。我心惊胆战，害怕随时会遭到枪刺，因为那些自动竖立起来的戟和长矛已经把我身上的衣服挑破了。最后我实在禁受不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当我从昏厥中清醒过来，从惊恐中恢复过来时，我已置身于一棵菩提树下，是突然从地上弹起来的栅栏把我抛到了这里。随着我的清醒，我的恼怒也再次复生。我的女对手在另一边轻缓地落在地上，而我巴不

得她摔得重一些才好！当我听到对面传来她嘲讽的言辞和笑声时，我更加怒不可遏。我按捺不住跳了起来，这时我看到我的小军队连同它们的首领阿基利都随我一起被突然弹起的栅栏抛了过来散落在我的周围。于是我首先一把抓住英雄阿基利，把它对着一棵树扔去。他旋即恢复原形并仓惶逃遁，使我加倍的开心，除了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世界奇观，此外还伴随着我的幸灾乐祸。我正打算把所有的希腊兵都一个个地朝着菩提树抛去时，突然从四面八方，从石头和墙壁，从地上和树枝上咝咝地不断往外喷水，那水流纵横交错，不论我躲到那里，都能浇到我身上。我的单薄的衣服一会儿便完全湿透了。本来衣服已经被枪刺破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干脆把衣服都从身上扯了下来。我甩掉鞋子，一件接一件地剥衣服，是的，甚至后来我觉得在暖和的天气里淋浴一下还挺惬意的。于是我赤身裸体，迈着架子十足的步伐阔步走进倍受我欢迎的水流的喷射中，并想能够这样舒舒服服地多淋一会儿才好。我的怒火渐渐地熄灭，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只希望能与我的女对手取得和解，握手言欢。可是转眼间水突然停止了喷射，而我仍然湿淋淋地站在浸满了水的地上。不料看门老人这时来到了我的面前，我根本不欢迎他来，我真希望即便无处藏身，起码

也能把自己稍微遮掩一下才好！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一边打着寒颤一边还在努力遮遮掩掩的，这使我扮演了一个十分可怜的角色。那老人利用这一时刻把我狠狠地斥责一顿。“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拿不出一根绿绳子来，”他高喊道，“即使不能卡断你的脖子也能在你背上抽一顿！”对于他这样恫吓我十分生气。“您说出这样的话可得小心，”我大声喊道，“甚至有这种念头都不行！否则您和您的女主人注定要完蛋！”“你到底是什么人？”他态度傲慢地问，“你竟敢这样讲话！”“我是众神的宠儿，”我说，“你们每位小姐是否能找到高贵的如意郎君，是否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全取决我了，只要我愿意，我还能让她们在魔庵里受尽煎熬变得老朽不堪。”看门老人听了倒退几步，既惊讶又疑惑地问道：“是谁给了你这样的启示？”“三个苹果，”我说，“三颗宝石。”“那么你要求什么作为报酬？”他喊道。“首先我要那个小姑娘，”我回答说，“是她害得我陷入了这该诅咒的境地！”那老人倏地跪倒在我的面前，地上又湿又滑他也不顾了，然后他站起来，身上竟一点儿没湿，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把我领进那个大厅，利索地帮我穿好衣服，倾刻间我又恢复了星期天的打扮，发式也跟原来的一模一样。看门老人没有再说一句话。不过在他让我跨出门槛之前，他拉住了我，指着道路对面靠墙的几样东西让我看，同时又向后指指小门。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叫我记住这几样东西作为标记，以后好更有把握地再找到门。我走出门外，那门便猝然关上了。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在我对面有些什么东西：古老的胡桃树，树枝高耸着越过高高的墙头，遮住了墙尽头的部分飞檐。这些树叶一直伸展到一块石碑旁，石碑装饰着镶边，但我却认不出石碑上刻印的铭文。石碑座落在一个壁龛的支柱石上，在这个壁龛里有一个人造喷泉，它喷出的水流从一个溢水盘泻入到另一个溢水盘，然后注入水池中，这水池沉入地里像一个小池塘。喷泉、石碑和胡桃树全都互相垂直，我真想把我看到的東西都原封不动地画下来。不难想象，当天的夜晚以及后来好几天我是怎样度过的。我怎样一次又一次重温着这次连我自己都几乎难以置信的奇遇。只要有一点儿可能，我都会再次跑到“危险墙”那里去，至少可以更新一下记忆中的那些标记，再看看那扇精美的小门。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一切都改变了。那些古老的胡桃树虽说仍然高耸过墙，但它们已经不是互相紧挨着了；一块石碑也是砌在墙里，不过在那些胡桃树右边很远的地方，没有装饰物，而且碑上的铭文清晰可读；一个带有喷泉的壁龛在左边很远的地方被发现，不过与我原来见到过的那个根本无法相比，以至我差一点儿不得不相信，这第二次奇遇几乎与第一次一样，完全是一场梦，因为我原来见过的那扇小门现在竟然连一丝痕迹也找不到了。唯一使我感到慰藉的是我注意到了那三样东西似乎始终都在变换着地方，因为我再一次故地重游时我相信我看出来了，那些胡桃树仿佛又互相挪拢了一些，石碑和泉水也同样像是靠近了。也许，当这三样东西再次聚合在一起时，那扇门也就可以重新见到了。我将尽一切可能再续这个奇遇。至于我是否能够把我以后遇到的事情讲给你们听，另外我会不会遭到坚决禁止不准我讲，这我可就说不好了。

女歌唱家安托奈丽 在我年青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安托奈丽的女歌唱家，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听众心目中的红人。她正值妙龄，体态优美，才华出众，凡是一个女人能够吸引迷住众多的人，并使一小部分朋友欣喜欢畅的东西她一样不少。对于赞扬和爱情她并非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只是她天性温和，又聪慧理智。她懂得享受快乐，赞扬和爱情她希望得到，但是，她不会因此六神无主，乱了方寸。处在她这种地位，这一点对于她是十分必要的。虽然那时所有年轻的达官显贵争先恐后纷纷拥向她那里，但是绝大部份被她拒之门外。她凭借自己的眼力和内心的理智选择情人，在几次艳遇中，她都表现出一种坚定自信的个性，这无疑受到每一个细心观察她的人的欢迎和喜爱。我与一个备受她宠爱的人关系密切，因此有机会在一些时候见过她。

几年过去了。她对男人有了足够的认识，在他们当中不少是花花公子，他们性格懦弱，不值得信赖，她相信她已经懂得，一个情人，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一切，他应该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在她处理生活中一些令人不快的事件和家庭事务、以及在她需要作出决断而感到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时，及时出现在她的面前，他不能只为自己着想而过分伤害自己的恋人，他不应为个人目的而向她提出苛刻的建议，不引诱她采取最有害的行动，即使是他感到迫不得已时。 尽管迄今为止她联系广泛，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常常感到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她这方面

也需要滋养，终于她想找一个朋友。女歌唱家刚一感到自己有这种需要，她很快就在想方设法接近她的人当中物色到一个她可以信赖，而且从各方面来看也值得她信赖的青年。 他是一个热内亚人，因为处理商行的一些重要事务，这段时期他一直在那不勒斯逗留。

他天性愉快，受过良好教育，得到过精心培养；他的知识渊博；他的心灵与他的体魄一样受到过尽善尽美的训练，他的言行举止被人们视为典范，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自我控制，也总是能控制他人。他的出生城市的商业精神也扎根在他的身上，他十分重视他应该做的事情。然而他的处境却很不乐观：他的商行参与了几笔极不光彩的投机买卖，被牵连到重大的诉讼案中。商行的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混乱，他忧心忡忡，愁眉苦脸，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倒还适合于他，使我们这位年青的女歌唱家更加有勇气去寻求他的友谊，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也需要一个女友。 过去，他只在公开的场合或偶而有机会见到过她。现在他头一次询问能否拜见她时她便

允许他踏入自己的家门，甚至可以说，她是迫不急待地邀请他，而他也不失时机地来了。她抓住时机，立即向他倾吐她对他的信赖和愿望。他对她的提议感到又惊讶又高兴。她恳求他，永远做她的朋友，不能以情人的身份向她提出任何要求。她向他坦诚地说出自己目前所处的窘迫境地，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可以给她出最好的主意，尽快把她引向好的一面。他也信赖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她，这时她很懂得逗他开心并对他百般安慰。看着她，某种本不该这么早就苏醒的情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她仿佛也成了他的顾问，于是他们之间在最崇高的敬意和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短时间内在他们中间得到了巩固。 遗憾的是，他在接受她提出的条件时没有更多地考虑一下，这些条件是否可行。他答应

她，只做朋友，不以一个情人的身份提要求；然而他无法否认，他讨厌那些受到她垂青的情人处处妨碍他，甚至他感到无法忍受。特别让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他的女友津津乐道地对她的情人评头品足来为他解闷儿，她谈论着这种男人的品质，好的和坏的，好像对这位得宠者身上的一切缺点都了如指掌，而也许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她会睡在另一个不体面的人的怀抱之中，同样来嘲讽他这位值得尊敬的朋友。 不久发生了一件既可以说是幸运，又可以说不幸的事情，美人儿的芳心尚无人占领，

她的朋友很高兴发觉了这个秘密，并力图让她考虑，在所有的人当中，这个空缺的位置应该首先给予他。对于他的愿望她无法不抗拒和厌烦，她对他说：“我害怕由于我的顺从和迁就，会使我失去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朋友。” 她预言对了，因为自打他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她那儿的时刻起，他的情绪开始变得烦乱；

作为朋友，他要求她完全尊敬他；作为情人，他要求她完全倾心于他；作为一个明智愉快的男人，他要求不断地维持住这种关系。但是这一切并不合乎这位女子的心意，她不愿意忍受任何牺牲，她不想有什么人在她那里得到特权。从此她力图以委婉的方式逐渐减少他来访的次数，尽量少让他看到自己，并且让他觉察到，她无论如何不会交出自由。 他一看出这种情况，顿时感到遭受到极大的不幸，更让他哀叹的是祸不单行：他商行的

业务开始变得更不顺利。他谴责自己。从少年时代他的才能就被看成是取之不竭的源泉，可是为了在旅途中和上流社交界扮演一个以他的出身和收入都不可能达到的更高贵更富有的角

色，他疏忽了商业事务。他对诉讼案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这场官司的进展缓慢，而且费用昂贵，他不得不几次去意大利的巴勒莫市。在他最后一次旅行期间，聪明的女友把房子变了样，为的是渐渐疏远他。他回来后在远离他住所的另一处住宅里找到了她，并且看到当时对公共娱乐和戏剧界有重大影响的冯·S侯爵与她来往非常密切，面对这冷酷的现实他被击垮了，他大病一场，卧床不起。当消息传到他的女友那里后，她急忙赶到他的住处，照顾他，为他打扫房屋。并且，当他不再向她隐瞒他的现金管理不善时，她为他留下一笔可观的数目，足以使他能平静地度过一些时候。自从她的朋友向她提出非分要求、限制她的自由之后，他在她的眼中大为失色。她对他

的好感一天少一天，同时对他的注意却大大增加，最后她终于发现，这位朋友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是这样不聪明，无论是他的智力还是他的性格都没给她留下任何好的看法。在这期间他没有觉察到女友身上发生的变化，反而觉得她细心地照料他恢复健康，忠诚地半天半天地坚持守护在他的病榻旁边，是她对友谊和爱情的一种表示，而不是同情。他希望在自己痊愈后又开始运用他所有的权力。他的误解实在太大了！当他恢复健康，身上又有了力量之后，她对他的倾慕和信赖也荡

然无存，甚至，她觉得他是这样令人厌烦，而过去她却觉得他很可爱。在这件事发生期间，他的脾气变得极为尖刻，令人无法忍受：他把命运带给他的一切过错都推到其他人身上，什么事都为自己辩明开脱，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他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被无辜迫害、折磨、侮辱的忧伤的男人。对于这一切痛苦和不幸他希望得到的全面补偿就是他的情人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当他又能够出门，能够去拜访她时，一见面的头几天他就提出了这些要求。他别无他

求，只要求她百分之百地顺从他，把其他的朋友和熟人都打发走，不准再跟他们来往，放弃剧院的工作，只跟他一个人生活，只为他一人而活。她向他表明，她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要求，一开始她以戏谑的口气，然后又以严肃的态度，到最后她迫不得已，只好全盘托出她的真实想法，向他表示，他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他离开了她，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去看过她。

后来，他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圈子里生活了几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一个与他同住一所房子、靠少量养老金度日的虔诚的老妇人跟他作伴。在这段时间里他打赢了第一场官司，接着又赢了第二场官司，只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并且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由于微不足道的原由他又一次患了重病，医生告诉他，他已濒临死亡，活不了多久了。听了医生的判断他毫无恶感，他只希望临死前能再见到漂亮的女友一面。他派仆人去见她，在以往，仆人带回来的都是亲切的答复，而如今，仆人请求她，她拒绝了。他又第二次派仆人去，仆人一再恳求她，她仍然不同意。最后，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又第三次派人去，她有所感动，把她的为难之处告诉了我，因为我正好与侯爵和另外几个朋友在她那里吃晚饭。我建议她并且请求她，再最后一次帮一帮这个朋友。她似乎仍然下不了决心，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她终于拿定主意，用一封表示拒绝的回信把仆人打发走了，仆人没有再来。晚饭后我们坐在那里进行亲切的交谈，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舒畅。接近午夜时，突然听

到一声凄惨、刺耳、令人恐惧的叫喊声，尾音拖得很长。我们吓了一跳，先是互相对视，接着四处张望，想弄明白这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发出来的。这声音仿佛是从屋子中间钻出来的，然后逐渐消失在四壁之中。侯爵起身跃到窗户旁，我们其他人则在尽力照顾昏倒在地上的美人儿。她慢慢地恢复了知觉。脾气急躁又好忌妒的意大利侯爵刚一见她睁开眼睛，就大声责怪她说：“如果您与您的朋友约定了暗号，那么您至少让这暗号不要这么刺耳，这么强烈。”美人儿强打起精神回答他说，既然她有权在自己家里在任何时候接待任何人，她大可不必

选择如此悲凄可怕的声音作为愉快会见的前奏。确实，这声音难以置信地恐怖，它那长长的轰轰作响的余声仍在我们耳朵里回荡，甚至

留在我们的骨头缝里。美人儿脸色苍白，容貌也走了样，一直迷迷糊糊的。下半夜我们只好留在她身边，后来没有再听到任何声音。第二天夜晚，还是我们这些人，气氛却没有这之前那天那么轻松愉快。不过大家都保持足够的镇静。终于，在同一时刻，又响起那巨大而恐怖的声音。我们对这种叫声以及声音可能从哪儿来的作过数不清的多种判断，我们耗尽精力不断地猜测，但毫无结果。“我今后该怎么办呢？”美人儿问，只要她在家吃饭，这声音就会在同一时刻出现，虽然正如人们发现的那样，这声音有时强烈一些，有时又弱一些。整个那不勒斯都在议论这件怪事。家人、朋友和熟人都对此极为关注，甚至还动用了警察，安排了密探和监视员。外面的人听起来觉得这声音来自户外，而屋子里同时听到这声音的人却觉得这声音就发自跟前。回回她在外面吃饭，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而一回到她家里，这喊声便又可以听到。然而即使是在房子外面她也并不是完全不受到这恶毒声音的骚扰。她的美貌使一些上等人家、大户人家为她敞开了大门，她作为一个善良的伙伴受到各家各户的欢迎。为了躲避这恶毒的声音，她已习惯在户外用晚餐。有一回，一个无论年龄和地位都受人敬重的男人晚上用自己的车送她回家，当她站在家门口与老人告别时，那声音突然在他们之间的地方响起，虽然他与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早就听说过这件事，但仍被吓得半死不活地被人抬进他的车子里。另一次，一个她喜欢的男高音同她一起晚上乘车穿过城区去看一个女友。男高音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早有耳闻，但是作为一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他怀疑有这种怪事。他们在车上又谈起这件事，年轻人说：“我早就希望能听听您这位看不见的陪伴者的声音，您把他召来吧，咱们可是两个人，用不着怕他。这样做是轻率还是勇敢，我不知道算作什么。”“够了！”她对这位才子喊道。就在这一刹那，从车子中间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人们很快听到连续三声巨响，然后随着一阵颤颤悠悠的余声逐渐消失。人们在女歌手的女友门前发现这两个人已经昏厥在车里。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们苏醒过来，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人儿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恢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遭受惊吓损害了她的健康。发出恐怖声音的鬼怪似乎允许她休息一段时间，是的，因为很久没听到这种怪叫了，她甚至希望，她已最终获得了完全的解脱。只是她希望得太早了。在狂欢节结束之后，美人儿同她的一个女友以及一个侍女做一次短途消闲旅行。她们想到乡下进行一次拜访。天色已晚，而她们的路还没有走完，因为车子某处有些断裂，她们只好在一家很差的客店过夜，并尽可能地把房间安排得舒适一些。那位女友已经睡下，侍女在点燃夜灯后来到女主人房间想爬上另一张床休息。这时美人儿对侍女开着玩笑说：“咱们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天气又是如此恶劣，难道那鬼怪还能在这里找到咱们吗？”恰恰在此刻，那声音又响起来，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加尖利，也更加恐怖。那女友除了以为房间里有地狱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想法。她连忙跳下床，尽快地跑下楼梯，把整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喊到一起，这一夜没有一个人合上过眼睛。虽然这声音是最后一次听到了，不幸的是那位不速之客不久又采用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办法显示自己的到来。他安静了一些时候。一天晚上，美人儿正与她的伙伴坐在桌旁用餐，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有人朝着窗户打了一枪，像是火枪，又好像是大口径手枪。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枪火。但是再仔细一检查，却发现窗户玻璃竟然完好无损。尽管如此，伙伴们都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大家认为，有人企图要谋害美人儿。人们急忙赶往警察局。警察检查了邻近的几所房子，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于是第二天警察在这些房子里上上下下都布置了岗哨进行监视，美人儿住的房子进行了仔细地搜查，街上也分派了密探。一切小心谨慎都无济于事。连续三个月，每天都有人在同一时刻，朝同一张窗玻璃射

击，却又不损坏玻璃，更古怪的是，总是正好在午夜前一个小时，然而在那不勒斯，人们是根据意大利钟点计时的，所以午夜时分并不引人瞩目。最后人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就像这之前人们已经习惯那种怪叫声一样。因为这

种诡计并没造成危害，人们也就没有高度重视，枪声不再使这些人惊恐万分，也不会打断他们正在进行的谈话。又是一天晚上，经过一个炎热的白天之后，美人儿没有想到时间，打开遭到过枪击的窗

子，并与侯爵一起来到阳台上，他们在外面还没站上几分钟，突然一枪从他们中间穿过，把他们猛地抛回到房间里，两个人踉踉跄跄昏倒在地上。当他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侯爵的左脸，女歌唱家的右脸，都像挨了一记狠狠的耳光那样疼痛，由于人们查看之后并没有发现受伤之处，这件事引起了各种各样谐谑的评论。之后，这所房子里再没有听到过枪声。美人儿认为，她现在终于完全摆脱了那个想迫害

她的隐形人。一个晚上她在去看望女朋友的路上，一件完全料想不到的怪事再一次吓得她魂飞魄散。

她去的地方要途经基阿雅街，她曾经喜爱过的那个热内亚朋友在这条街上居住过。那天晚上月光明亮。一位坐在她旁边的女士问道：“这不是那位先生死去时住的房子吗？”“据我所知，是这两座房子中的一所。”美人儿回答说。就在这一瞬间，从其中一所房子里打出来一枪，穿透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车夫还以为有

人打劫，飞快把车赶走了，到达美人儿指定的地点后，人们把这两位妇女当成死人抬出了车子。不过这种恐吓也是最后一次，看不见的陪伴者又变换了方法。几个晚上之后，在美人儿

的窗前响起响亮的鼓掌声，她作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歌唱家和演员对这种掌声早已不以为然。掌声本身并没有一点儿令人惊恐不安的地方，人们可以把这掌声归因于她的一个崇拜者，因此她对此并没有太注意。她的朋友们更加留意一些，与前几次一样，他们安排了岗哨。大家都听到了掌声，可前前后后却没有看见一个人，大多数人都希望这种现象能尽快有一个最后的结局。又过了一些时候掌声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声音，它们虽然不成调

子，但难以置信地却令人惬意，悦耳动听。最为细心的观察者觉得这声音好像发自交叉路口的一个角落里，从空间一直飘进窗子，然后极为轻柔地逐渐消失，好似一位天使想通过一段动听的序曲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注意下面准备演奏的曲子。最后这种声音也消失了。这桩奇事前前后后持续了大约一年半左右，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声响。

聪明的家庭主妇 一个年青的乡下人租赁了一家大饭店，这家饭店的地理位置相当不错。从一个店主理所

应该具备的素质来看，他首先具有的一条就是怡然自得。他自打少年时代起就在许多小酒店干过活，并且感觉很舒心。因此，他很想选定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一天当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他无忧无虑，总是乐呵呵的。他的这种快乐舒畅的情绪也传给了所有的顾客，这些顾客很快便成了回头客，他们经常聚集在他的饭店里。他娶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一个少言寡语尚且说得过去的姑娘。她老老实实一丝不苟

地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情。她喜爱干家务，她爱自己的丈夫，只是她不得时常暗自责怪她的丈夫用钱不够经心仔细。金钱迫使她产生了某种敬畏的心情，她完全知道金钱的重要性，因此感到有必要取得并掌握住一定的财权。她除了天生性格开朗之外，其它所有的品质几乎无一不带有近乎于极端贪婪和吝啬的一面。玛加蕾特——我想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位细心的家庭好主妇——对她的丈夫很不满意。

他有时为了趸购的粮食和草料会从马车夫和企业主那里收到大笔的付款，当他清点这些钱时，他总是乱七八糟地把钱摊放在桌子上，点完后便把它们统统划拉到一个小篮子里，等需

要花销和支付帐款时就再到那里面去拿，他的钱从来不包好，他也不记帐。玛加蕾特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过他，但是毫无结果。她大概是意识到了，尽管她的丈夫不浪费也不挥霍乱花钱，但钱老是这样乱放，总有丢失的时候。于是她心中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想一个巧妙的办法，让他精心理财。看到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零碎钱被他漫不经心地大笔地用掉或流散掉，她感到十分烦恼和心焦，于是她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冒险的试验，她打算以这种冒险试验来让他睁开双眼，认清他那种不合适的理财方法。她决定尽可能把更多的钱从他手中骗取过来，更确切地说，她打算用一种“升降机”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发现，丈夫在桌上清点过一次的钱放了一会儿之后，当他收起来时不再重新点数。于是她在一个烛台底部涂上油脂，找一个笨拙的借口把它放到散摊着杜卡特 的地方，她对这种金币感到特别亲切。她一下子就粘上了一个杜卡特金币和顺带着的几个小硬币，她对第一次捕鱼的成绩确实感到心满意足，这个绝招她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使用。她采取这种手段完全是为了帮助丈夫，因此她并不觉得亏心，但是，她还是常常安慰自己。每次当她对自己的作法产生怀疑时，她总想，这种形式的窃取不能看成是偷，因为她不是用手拿走钱的，她用这种自我辩白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渐渐地她用这种方法所积攒的钱越来越多，并大大超过了她煞费苦心积攒的所有流到她手中用于家庭内部开支所节省的现金。

杜卡特：古金币名，1284年铸于威尼斯，14—19世纪在欧洲通用。 玛加蕾特忠实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循环往复差不多已经有整整一年。这期间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她丈夫的反应，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终于有一天她发觉他的心情突然变得烦躁不安。她设法用甜言蜜语哄骗她的丈夫说出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快她就得知，丈夫因为手头十分拮据已陷入困境。他支付完供货商最后一笔帐后本应该还有钱可交纳租金，可是他不但缺少了全部租金，而且他甚至也无法支付雇工的工钱了。因为他什么都是用心算，也不大用笔记，所以他怎么也不能够回忆起，这种疏漏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于是玛加蕾特开始数落起他来，讲他的行为举止，讲他收钱付钱的方法，还讲他对钱缺乏重视，甚至，把他为人慷慨、乐善好施的义举也当成他的不是数落了他一顿。她还说，他现在可是自食其果了，整天这样心烦意乱郁郁寡欢的，但是无疑他的做法是不能得到原谅的。

玛加蕾特自然不忍心让自己的丈夫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更何况能使丈夫重新幸福和快乐可以使她感到无比的荣幸。刚好她丈夫的生日到了，以往在这一天她总是习惯送给他一些实用的东西，而这次，当她捧着一个篮子来到他面前时，真让他惊叹不已，那篮子里满满当当地装着的全是一卷一卷的硬币，各种不同的硬币均分门别类用纸包好，每一卷上都用笨拙的字体十分认真地作了标记。当丈夫看到摆在他面前的钱几乎正是他短缺的那些数额，而且听到妻子一再让他确信这钱都属他时，这个男人真不知有多么惊讶了！她向他讲述了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拿到的钱，哪些钱是她从他那里弄来的，哪些钱是她从生活费中节省出来的。终于他转忧为喜。这件事的结果自然是丈夫把支出和收入的费用全部交给他的妻子。他本人则一如既往更加勤奋地照管着自己的生意。从那一天起，他不再经手一分钱。妻子极为荣幸地掌管着出纳员的职位，她没有收回过一个伪造的六法郎的法国银币，甚至也没有收回过一个不再流通的六芬尼的德国硬币。她的努力和细心使她取得了家里的支配权，这结果是合情合理的。由于她治理有方，经过十年之后，她终于有能力买下并保持住这个饭店以及饭店所属的一切财产。

一个美好心灵的自述 一直到我八岁之前，我始终是一个十分健康的孩子，不过对于这一段时期，我能够回忆

起来的东​​西甚少，正如我无法记得我出生那天的情况一样。刚刚八岁时我得了咯血症。就在生病的那一时刻，我的灵魂一下子富有了感觉和记忆。那次病情发作的种种细节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九个月的病榻生活，我以极大的耐性忍受下来，我自认为，在这段时期，我的灵魂获得

的最初启示就是根据自己本身的情况顺其自然地发展，这为我整个一生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我又要忍受痛苦，又对生活充满了爱，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态。在咳嗽异常剧烈时，以及烧得困乏无力时，我安静得像缩回壳里的蜗牛；一旦我稍微感到轻松一些，我便希望能够得到些令人愉快的感受，既然我被剥夺了其它一切享受，我只好力图通过眼睛和耳朵弥补自己的这些损失。于是人们给我拿来了玩具娃娃和小人书；而且，不管谁在我的床边坐一坐，都必须得给我讲点什么。母亲给我讲圣经的故事，我很喜欢听；父亲则带来一些自然界的生物标本给我解闷儿。

父亲有一个大藏柜。一有机会他就一个一个地把抽屉从柜子上取下来，给我看抽屉里面装的东西，并且实事求是地给我讲解它们的情况。经过干燥处理的植物和昆虫，几种解剖标本，人的皮肤、骨骼、木乃伊，和其它一些类似的东西，都到过我小时候的病榻上。父亲打猎所捕获的各种各样的飞禽和走兽，在送往厨房之前，都先拿来给我过目；为了让妖魔鬼怪在这个大聚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姑妈专爱给我讲述爱情故事和神怪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都被我全盘接受下来，而且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我有时间与这些看不见的生灵热烈地交谈；我到现在还能背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当时是由我口授，由母亲帮助记下来的。我时常把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再讲述给父亲听。我每次都不肯轻易吃药，服药之前我总要先提出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制成这些药物的原料都生长在什么地方？它们都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叫什么名字？不过我姑妈讲的那些故事也没有白白讲给石头听。我想象自己穿着漂亮的衣服，遇见了一群最可爱的白马王子，可是他们片刻不停，直到他们知道了这位不相识的美女是谁；与此相类似的另一次奇遇是我看到一位令人倾慕的小天使，他身着洁白的长袍，长着一双金黄色的翅膀，他对我非常热心，于是我继续长时间地苦思冥想，一直到我的想象力把他的形象几乎清清楚楚地显现在我的眼前。一年以后我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但是童年时代杂乱无章的爱好和梦幻已荡然无

存。我甚至连布娃娃也不要玩了。我渴望得到能对我的爱给予回报的有生命的东西。狗、猫、小鸟等我父亲饲养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给我带来无限的情趣，但是我无法给自己弄到在我姑妈讲的一个童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小动物。它是一头小绵羊，一个农家姑娘在森林里偶然发现了它，于是她收留了它，把它带回家里喂养起来。温顺的小绵羊实际上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王子，最后他恢复了原形，变成英俊的小伙子，为了报答他的女恩人，他与她订了婚。我太希望自己也有一只这样的小绵羊了！但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小绵羊，既然我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是非常自然地发生的，渐渐

地我几乎忘却了拥有一个如此珍贵的动物的愿望。这期间我通过读书给自己寻找安慰，我读的书都是写一些神奇的故事。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的是《虔信基督教的德国的赫库勒斯》；

这个虔诚的爱情故事很合我的口味。只要他的瓦丽斯卡遇到什么事，而她遇到的总是恐怖的事，在他赶去救她之前，他都要先进行祈祷，这些祈祷词都详细地写在书上。这种作法太中我的意了！我一直在朦胧之中感觉到自己对看不见的上帝有一种依恋之情，看了这本书后这种依恋更加增强了，因为上帝也本应该永远是我的知心朋友。当我又长大一些后，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乱七八糟地什么书都看；但是我最爱看的一

本要首属《罗马的奥克塔维亚》。它以小说的体裁讲述了最早一批基督教教徒受迫害的故事，这本书引起了我为浓厚的兴趣。

德国小说家布赫霍尔茨（1607—1671）所著。讲的是王国大公赫库勒斯和波希米亚王室小姐瓦丽斯卡的爱情故事。德国作家安东·乌尔里希·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1633—1714）所著。于是母亲开始斥责我总是不停地看书；为了取悦母亲，父亲今天把书从我手中拿走，改

天又把这些书都还给我。我的母亲聪明过人，她发现这种办法没有任何成效后便强行要求我也要同样勤奋地阅读圣经。读圣经我实在也不需要别人驱使，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圣书。

这期间我母亲总是小心谨慎地不让任何带诱惑性的书籍落入我的手中，其实就是我自己也会把各种伤风败俗的书从我手中扔出去的；因为我的王子们和公主们个个都是极其有道德的人；除此以外，我知道一些有关人类自然史的知识，只是我很少显露声色，我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圣经那里学习来的。凡是有疑问的地方我总是把书上的话与我眼前出现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对照，以我的好学精神和联想能力我能幸运地探索出真理。如果我听人说到女巫，那么我就必须要了解巫术。我必须得感谢我的母亲和这种旺盛的求知欲，在我强烈地爱好读书的同时，我仍然学习

烹饪，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些东西。杀一只鸡，剖开一头仔猪对我而言犹如过节一样高兴。我把内脏拿来给父亲看，他给我进行详细的讲解，就像是在给一名年青的大学生上课，他常常习惯带着内心的喜悦称我是他教养不好的“儿子”。现在十二岁也过完了。我学习法语、跳舞和绘画，也上一般的宗教课，上宗教课时有些

感觉和想法变得很活跃，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与我的情况有关系。我喜欢听别人讲上帝，我很感自豪，因为我能比我的同龄人更好地谈论上帝；我那时曾以极大的热情读过一些书，这些书籍使我有可能会喋喋不休地大谈宗教，但是我从来没想起要思考思考，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的灵魂是否也是这样形成的，是否它像一面镜子能够反射出永恒的太阳；这些我曾经逐一预想过。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法语。我的法语教师是一个正直干练的男人。他不是以轻率的经验

主义者，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语法学家；他有学识，见过世面。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我的求知欲。我非常爱他，以至我等候他来上课时心里总是激动得怦怦直跳。图画课我不觉得困难。如果我的图画老师又有头脑又有知识的话，我在这方面会有所成就的；遗憾的是他拥有的只是一双手和练习课。跳舞课开始时我的兴趣不大，因为我的身体太敏感，不能太累，而且我只能与我的妹妹

一起学习跳舞。后来我们的舞蹈老师突然心血来潮，为他的全体男学生和女学生举办了一次舞会，于是我对舞蹈练习课的兴趣才大大改观。在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之中，最出众的是宫内大臣的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跟我一样

大，另一个比我大两岁，兄弟俩人都是英俊少年，大家公认，他们超过了人们曾经看见过的所有的美少年。然而我却几乎没有望过他们一眼，在这群人当中我就更没有看过其他的人了。我此刻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跳舞上，想跳得美一些。可是这两个男孩子在众人之中却首先注意到了我，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短短的一小时里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小小的联欢舞会还没结束，我们就已经互相约了下次要在什么地方再次见面。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呀！第二天早上，他们每个人都给我送来一张献殷勤的便条，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同时还都送了一束鲜花。这使我高兴得心醉神迷。当时的那种感受我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我们彼此彬彬有礼，互相恭维，书信来往不断。教堂和林荫道从那时起便成了我们约会的地点。我们熟悉的年轻人常常在一起邀请我们，可是我们很机灵，把这件事遮掩得十分严实，连父母亲都未能发现。除非我们认为可以让父母亲知道，否则他们甭想发现蛛丝马迹。现在我一下子同时得到了两个情人，我无法决定从他们当中选择哪一个，他们二人我都

很喜欢，而且我们三人最爱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忽然一天哥哥得了重病；我自己也曾经多次患重病，知道说一些体贴的话，安慰病痛在身的人，也知道用对身体有益的美味可口的食物让病人高兴，为此，他的父母很感激我的殷勤和周到，他们倾听爱子的请求，答应只要他一离开病榻，就邀请我和我的姐妹到他家里去作客。他充满深情地迎接我，没有一点儿孩子气，从这天起我决定爱他。他立即告诫我，要在他弟弟面前保守秘密；可是爱情的火焰再也遮盖不住，弟弟的嫉妒心使这段传奇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千方百计地给我们设圈套捉弄我们，他兴致十足地毁掉我们的快乐，他企图破坏我们之间的强烈爱情，没想到却适得其反，我们爱得更炽热了。现在我到底真正找到了我梦想的小绵羊，强烈的爱情就像平时的一场

疾病，对我产生了

这样的影响，它使我变得沉默寡言，它把我从如醉如痴的狂喜中拉了回来。我感到寂寞和孤独，变得多愁善感，于是我又想起了上帝。他仍然是我的贴心人。我清楚地知道，当我连续不断地为那个经常闹病的男孩子祈祷时流过多少泪呀。不管这件事中带有多少孩子气的举动，它对我内心的修养却有极大的贡献。我们不得不

每天给我们的法语老师写一篇由我们自己编造的信，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只做一般的翻译练习。我们把署名为菲力斯和达蒙的爱情故事交给老师。这位老人不久就看穿了这件事，为了使变得正直坦率，光明磊落，他甚至夸奖了我的作业。我变得越来越勇敢，终于把一切都坦白地全盘托出来，连事实的细节也都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我已不再记得，他当时在什么地方抓住了个机会说：“这多么优雅，多么自然呀！不过这个善良的菲力斯得小心对待，这事不久就会成为严

肃的事情了。”使我恼火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我气恼地问他，他对严肃二字如

何理解。他没容我问第二遍，就十分清楚地向我作了解释，以至我几乎无法掩饰我的吃惊。然而我不由得又气恼起来，对他很生气，他竟然会怀有这种想法，我克制住自己，打算为我的美女辩解，我面红耳赤地说：“不过，我的先生，菲力斯是一个品行端正，值得尊敬的好姑娘！”他够幸灾乐祸的了，他用我的品行端正的女主人公来戏弄我，我们说的是法语，他玩弄

着“端正”这个词，说着双关语，为的是通过所有的含义来完成菲力斯的端正品德，我觉得这真够荒谬，而且极其迷惑不解。他不想吓着我，他中断了这次谈话，只是后来一有机会，他就会重提这个话题。我在他那里阅读和翻译的戏剧小故事常常为他提供机会来表明一下，所谓的道德是多么的脆弱，它抵挡不住感情上的要求。我不再反驳，但总是暗自生气，他的评语成了我的负担，使我忧心忡忡。渐渐地我和我那善良的达蒙也中断了一切联系，他弟弟施的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破坏了

我们的友谊。过了不久，这两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兄弟都死了。我很难过，不过没好久我便把他们给忘记了。菲力斯迅速地成长起来，她十分健康，已经开始了解世情。太子结了婚，在他父王过世

后不久他继承了王位，朝野上一片欢腾。现在我的好奇心，由于获得了各种各样的食粮而变得越来越强。那时有喜剧，舞会和其它的一些附加活动（均与此有关）。尽管父母想方设法阻止我们，我还是被人带入宫里。外乡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所有的宅邸都成了一个大世界，就连我们自己家里也有被推荐来的绅士、贵人和其他被介绍来的人，我的叔叔家里甚至可以见到各国来的贵宾。我的忠实的家庭教师继续以他那谦逊，然而却是非常恰当的方式对我进行着谆谆告诫，

而我心里则一直暗暗地为这事而生他的气。我对他所断言的真理无论如何不能信服，那时也许我是对的，而他是不对的，他认为妇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软弱的；然而他同时又纠缠不休，说起话来咄咄逼人，以至我都感到害怕。他想证明自己正确，于是我明白地对他说：

“因为危险是这么大，人的心又是这么脆弱，所以我想祈请上帝来保护我。”这种简单幼稚的回答似乎使他高兴，他称赞我的决心，不过我一点也没把这句话放在心

上，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因为对于看不见的上帝的情感在我心里几乎已完全消失了。簇拥在我周围的一大群人分散了我的精力，犹如一股巨流把我一起给卷走了。这一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空虚的年月，数日来，我没有一句正经话，谈的都是一些没有丝毫意义的话题，没有健康的思想，一天到晚与那伙人成群结队地东游西荡，寻欢作乐，这就是我的生活，甚至连我最喜爱的书籍，也全被我抛置脑后，没有一次想去摸摸它们。整天围着我转的这一群人对科

学知识一窍不通，他们都是德国宫廷侍臣，这一个阶层在当时连最起码的文化都没有。人们也许会认为，这种环境肯定会使我面临深渊，行将毁灭。我浑浑度日，享受着感官的快乐。我感到难以集中心思，我不作祈祷，我既不想到自己，也不想到上帝；但是，在这许多长相漂亮、家境富有、穿戴华丽的男子中间没有一个人中我的意，我把这看成是一种天意。他们举止轻浮行为放荡，而且他们对此毫不隐讳，这使我望而生畏；他们谈起话来矫揉造作、扭怩作态，总爱使用双关语，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我很生气，于是对他们总是冷冰冰的；他们有时无礼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也敢于放肆地对他粗暴无礼。此外我的老师有一回秘密地向我透露说，与这些可憎的家伙来往，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不仅仅是道德上，而且在健康上都有可能招致危害。我这才开始对他们感到害怕了，无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以任何一种方式靠近我，我都提心吊胆的。我提防着他们，他们用过的玻璃杯、茶杯我都不敢再用，他们之中某一个人坐过的椅子我也不敢再坐。照此行事，我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与他们完全隔绝开了，而他们对我表白的所有的恭维的话和奉承话，我只当是他们欠我的，统统骄傲地接受下来。

危害：指性病。那时候在我们家留住的外地客人中有一个年轻人特别出众，我们戏谑地称呼他为纳尔齐

斯。他在外交生涯方面很有声望，他希望在我们朝廷进行的各种变动中能获取一个优越的职位。不久他便与我的父亲搞熟了，他的学识和他的举止为他开辟了道路，使他得以进入由高官显贵们组成的封闭的上流社会。我的父亲讲了许多夸奖的话，如果他的仪态气度不显出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情的话，那么他那健美的体态会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我曾经见过他，并认为他很好，只是我们互相从来没有讲过话。

纳尔齐斯：又译那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河神刻菲索斯和水泽神女利里俄珀的儿子。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恋，相思而死。在一次他也参加了的盛大的舞会上我们一起跳过一段小步舞；不过跳完后便各自走开

了，没有进一步认识。当剧烈的舞蹈开始时，为了取悦我的父亲，他常为我的健康担心，我一般都避开舞场，退到隔壁的房间，与坐在那里玩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朋友们聊天。纳尔齐斯有一次同大家跳来跳去，没有多久便也来到了我所在的那个房间，他跳舞时突然流了鼻血，他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后即同我攀谈起来，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在谈话中间

没有掺入丝毫的温存，但这半个小时的谈话十分有趣，以至我们俩都不想再跳舞了。我们并不容此事使自己迷惘，可是我们仍然很快受到了他人的取笑。第二天晚上我们重新能够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们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我们就这样相识了。纳尔齐斯对我和我的姐妹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这时我才开始发现自

己到底知道多少东西，对什么事情我有所考虑，对什么有所感受，在谈话时我善于对什么事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的新朋友向来生活在最有教养的上流社会里，除了精通历史和政治两门学科以外，还具有广泛的文学知识，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新的出版物他会不知道的，尤其是法国出版的东西。他有时带给我，也有时寄给我一些我喜欢看的又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但是，与受到禁止的恋爱关系相比，这种事必须更加保守秘密才行。当时人们取笑有学问的女性，也不能容忍女子被传授知识，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样不礼貌，它会使众多的不学无术的男人感到丢脸。甚至我的父亲也作出明确要求，这种文学著作的交易必须要严加保密，尽管这新的机会很符合他要对我进行智力教育的期望。我们的交往就这样继续下去，几乎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我不能说纳尔齐斯曾以任何方

式向我表示过爱慕和温存。他一向仪态大方，温雅殷勤，但是不露情感，他显然更被我最小的妹妹所吸引，妹妹那时十分秀丽娇艳，她的魅力可能使他不能不动心吧。他开玩笑地给她起了各种各样好听的外国名字。他能娴熟地说好几种外语，而且在用德语交谈时总喜欢夹

杂一些外国特有的习语成语。

我妹妹对于他的殷勤没有特别的回报，她已被另一根红线所牵。由于妹妹作事鲁莽，而纳尔齐斯又很敏感，他们之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一些磨擦已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与我的母亲和姑妈，纳尔齐斯深知要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渐渐地他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了。

如果不是一次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突然改变了我们的关系的话，谁知道我们这种生活还要继续多久。我和我的妹妹被邀请去某一家作客，我本来不想去，这种聚会参加的人员混杂，而且时常会有一些虽说举止并非极为粗鲁，却是庸俗乏味的人士参加。这一次纳尔齐斯也一同受到邀请，为了他的缘故，我才愿意前去参加聚会；然而我也确信，能在那里找到一个与我有共同语言的人交谈。还在宴席上我们就已经不得吃好多苦头了，因为一些男士喝酒喝得太多了，宴会后，还都要而且必须得玩罚物游戏，玩的时候又吵又闹十分活跃，当纳尔齐斯不得不赎回抵押品时，人们罚他对着在座的每个人的耳朵悄悄说一句令人高兴的话，也许他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客身旁停留的时间太久了，她是一位上尉的夫人，突然上尉给了他一记耳光，以至香粉都飞到了我的眼里，因为我正巧紧靠着她坐着。当我把眼睛擦干净并惊恐稍定时，就看见两个人的剑已经出鞘。纳尔齐斯在流血，另一位由于极度的嫉妒和愤恨又加之酒性发作，已经失去自控能力，以至其他在场的人一起出动都几乎制止不住他。我拉着纳尔齐斯的胳膊，把他领出门，然后上楼梯来到另一间屋子，并立即关好门插上插销，因为我害怕我的朋友没有十分把握对付那个疯狂的对头。我们俩人都认为伤势并不严重，因为我们只看到手上有一处轻微的砍伤，可是很快便发

现有一股血正顺着背部潮涌般地往下流，原来头部还有一处很大的伤口。我恐惧极了。我急忙跑到过厅去找人帮忙，但是我却没能看到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仍在楼下制服那个发狂的家伙。最后还是这家人中的一个女儿蹦蹦跳跳地跑上楼来。她的活泼和快乐使我感到忧闷和害怕，因为她观看这场疯狂的闹剧和该诅咒的喜剧时几乎乐得要死。我急切地请求她想办法帮我找一个外科医生来，她还是那个野样子，立即又蹦又跳地下了楼，亲自去请医生。我重新回到受伤的朋友身旁，用我的手绢把他的手包扎好，并用挂在门上的一条毛巾把他的头缠好。他仍然血流如注，没有外科医生来，受伤的朋友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似乎已昏厥过去。要是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一把就好了，可是旁边却空无一人。我大大方方地把他抱在怀里，抚摸他，亲切地呼唤他，用好听的话哄着他，我想用这种办法鼓励他坚持住。这似乎起了一些精神疗法的作用。他躺在那里，仍然还活着，却已面如死色。忙碌的女主人终于来了，当她看到我的朋友这副样子躺在我的怀里，而且我们俩个人浑

身都是血时，真使她受惊不小，因为没有人想到纳尔齐斯会受伤，大家还以为我平安地把他带了回来。现在酒、香水以及凡是能使人提神和恢复头脑清醒的东西都源源不断地拿来了，此时，

外科医生也来了。我本来完全可以离开了，可是纳尔齐斯紧紧用手拉住我，就是我没有被拉住我也会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的。在给他包扎伤口时，我继续用酒给他擦拭，丝毫没注意到此刻所有的客人都围在我们四周站着。外科医生包扎完毕，受伤的人默默地感激地与我告别，他被人抬回家去。现在女主人把我领到她的卧室里，她坚持要我把衣服全脱下来，人们要把伤员流到我身

上的血给擦干净，无需隐瞒地说，我头一次意外地在镜子里看到，我不穿衣服也仍然仪态万方。我的衣服已经没有一件能够再穿了，而这家人的人不是长的比我矮小，就是比我胖，于是我只好穿着一身怪模怪样的衣服顶着父母亲的惊讶回到家里。他们对于我所遭受的惊吓，对于我朋友的受伤，对于上尉的胡闹，对于这整个事件都极为恼怒。我的父亲差一点儿要亲自去找那个上尉决斗，好马上为自己的朋友报仇雪恨。他痛斥那些当时在场的先生们，他们没有当场惩罚这种阴险的凶杀行为；很明显，上尉在打人之后，便立即抽出剑来，从背后刺伤了纳尔齐斯；纳尔齐斯手上的伤则是后来他想还击，拔剑时被砍伤的。我无法描写自己的悲